



# 被改为秦腔、话剧、舞剧、电影,85集剧版终于浮出水面 赴“白鹿原”寻找文化和情感共鸣

4月29日是小说《白鹿原》的作者陈忠实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日。4月16日,电视剧版《白鹿原》将开播,4月28日起,陕西人艺版话剧《白鹿原》将巡演。面对《白鹿原》这样一个大IP,话剧、影视剧等艺术领域不仅仅是向陈忠实致敬,更要思量如何打造,才更能引发观众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史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。

## 多种改编均是IP文化的延伸

作家在祖屋的小圆桌上匍匐了近4年,到搁笔时仿若“将生命交付了出来”。陈忠实与他那部用来“垫棺作枕”的《白鹿原》是相得益彰的。受到关中历史风物、文化习俗的几十年浸润,又在一种摒弃了功利心的纯净环境中写作,天授地生。文学天地里的陈忠实巨笔如椽,写来呼风唤雨,也能剥皮拆骨。

从小说在20多年前激荡出涟漪的那天起,《白鹿原》就在与各种改编纠缠。甚而,把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史诗搬上大银幕、小荧屏,俨然影视圈的一种焦虑。

秦腔、话剧、舞剧、电影,《白鹿原》曾被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,但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改编,都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时空限制。陈忠实生前曾认为,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,只能是电视剧,他觉得,相较于其他艺术形式,电视剧受时空限制较小,装不下可以再

续一集。因此,即将播出的剧版《白鹿原》担负起如此的使命,也给了制作者和演出者很大的压力。

总之,艺术形式不同,承载的东西和表现的侧重点不同,观众看到的也就不同。但无论如何,所有的改编版本,对于《白鹿原》这样一个大的IP,都是一次文化的延伸。

## 历时3年改编剧本“朱先生”找回来了

话剧《白鹿原》由陕西人艺老中青三代演员共同出演。该剧以地道陕西方言表演,配乐则融入古朴苍凉的秦腔、老腔,勾勒出一幅陕西关中农村社会历史变迁的画卷。10年前,导演林兆华做北京人艺版《白鹿原》,就是请编剧孟冰改编的剧本。此次陕西人艺版《白鹿原》,沿用了孟冰的剧本。

孟冰表示,虽然改剧本是10年前的事情了,但回忆起来还是印象深刻。“首先,我面对的是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,我至今仍认为它代表了中国当

代文学的最高成就。面对它,我怀着敬畏的心理。”

尽管陈忠实生前向来对改编作品持豁达态度,但心头有两大遗憾沉甸甸的:小说时间跨度长,人物众多,事件繁杂,此前无论哪种改编,都受制于时间与空间;另一种遗憾则是作家本人始料未及的——白鹿原上“最好的那个先生”在各种改编里被隐到了后排。

5年前电视剧版编剧申捷第一次见到陈忠实时,后者郑重其事地把“朱先生”托付给了他,希望能在长篇电视剧里,为那个玄妙人物写下重重一笔。陈忠实告诉申捷:“小说里其他人物都是虚构的,但唯有白鹿书院的朱先生是有原型的,其原型是关中大儒,晚清举人,人称‘牛才子’的牛兆濂。”作家心里,在封建制度基本瓦解和社会新秩序建立的过渡时期,白鹿原上尤其应该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一席之地。他身上有时代的局限性,但也在精神层面接续着中国文人一脉相承的品质。

申捷用3年时间把50万字

的小说改编成近百万字的剧本。他先将小说中错落的时间线梳理清楚,给人物补齐编年史,又在鹿兆鹏、白灵等人身上添加了踏上革命路的轨迹。收到初稿后,陈忠实几乎全盘接受,只反复叮嘱“把朱先生找回来”。随后,开机时,病中的陈忠实挥毫写下“激荡百年国史,再铸白鹿精魂,祝贺白鹿原电视连续剧开拍”的四尺中堂,赠予剧组,寄予厚望。

## 成就压箱底的作品 主演勇敢站在镜头前

在不朽的小说面前,很多演员推辞过,谁都怕“辜负”“挨骂”。但从敬而远之到最终站在了镜头前,他们想的都一样:谁都需要一部压箱底的作品。

《白鹿原》齐聚戏骨级演员,由张嘉译、何冰、秦海璐、刘佩琦、雷佳音、翟天临、李沁等主演,为了还原关中农民本色,演员们不仅要体验农活,还要把自己晒得很黑。张嘉译除在剧组里担任主演、艺术总监外,开机前他带着十几名主

要演员去农村体验生活,男的学锄地、犁地、割麦子、扬场,女的要学织布、纺线、擀面、烧火,与村民同吃同住,切身体验生活。

“你是农民,你就需要种地,现在的生活离那些太远了,上来拍的话感觉就会不像嘛。”导演刘进一语道出生活体验的初衷。在张嘉译看来,“挣钱的机会还会有,但碰上《白鹿原》只此一次。以前,人们提到张嘉译会讲到《悬崖》,我希望以后就是《白鹿原》了吧。”

制片方公布了这样一串数据:《白鹿原》集纳94位主演、400位幕后工作人员、4万多人次的群众演员,仅拍摄期就达7个多月,首次“全景式”地还原了陈忠实原著。“所有人全程跟组。”张嘉译说,他愿意为这部剧拍胸脯担保品质。

杀青那天,大家都怅然若失,不少还泪洒当场。“这是一部比作者生命更漫长的小说。”张嘉译希望,电视剧《白鹿原》也能长久存于观众心底。

据广州日报·文汇报

# 不许“戏说”才是对《红楼梦》的伤害



有人曾说“‘红学’不息,恩怨不止”,关于《红楼梦》是非总是很多。作家白先勇最新作品《细说红楼梦》是自己几十年反复阅读、慢慢揣摩所得的收获,以小说家的角度去解读《红楼梦》。有人称白先勇不是“细说”《红楼梦》,而是在“戏说”。年初青春版《红楼梦》的发行也引起了诸多争议,请明星代言、开本大小都是被诟病之处。再往前追溯,当年作家刘心武在《百家

讲坛》解读《红楼梦》,也曾引起轩然大波。一部创作于二百多年前的作品,时至今日依然能经常形成争议热点,可见其生命力有多强,也可见国人对于它的推崇。

正是因为极力推崇,才会有独特的“红学”现象。曹雪芹以毕生心血不仅为文学殿堂留下巨著,也留下了当时社会各个侧面的记录,更在今时今日成为诸多研究者安身立命的基本,无论从哪个角度看《红楼梦》都堪称伟大。或许正是因为许多人借《红楼梦》成就一番事业,因此对这本书爱得格外真切。他们只奉一种声音为主流,容不下其他声音的

存在,在主流研究者之外的任何研究都被认为是对这部伟大作品的亵渎。

今天的我们可以去曹雪芹故居瞻仰,可以去曹雪芹小道跟他走相同的路,但依然不可能真正揣摩到他当年创作时的所思所想,又怎么能够说谁的推断是对,谁的推断就是绝对的错误呢?面对莎士比亚的经典,西方学者能说出“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,《红楼梦》又怎么能推崇唯一的解读?

“文无第一,武无第二。”文学和文学研究都不是科学,无法精准、科学地用数字说话,也不存在唯一性,如果从纯粹的研究角度看,研究者和研究者

之间的PK很难决出胜负,因此对某一种见解的维护其实都是不公正的。

在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年后,他的经典作品依然是剧场里的热门剧目,一代又一代的西方、中国戏剧人都热衷于对莎士比亚的再解读,似乎从未有人困扰于什么样的解读才是正宗的、不偏不倚的,甚至大有越是特立独行的解读越容易得到肯定。也许正是这种宽容与包容才让它有了如此长久的生命力。

我觉得,曹雪芹为后人构筑了一个巨大的文学迷宫,每个读者都可以流连其中,寻找属于自己的《红楼梦》,寻找

自己的出口,邂逅自己的人生感悟,这才是文学给予读者的乐趣和引导。任何试图固化《红楼梦》的观点,都可能对这部文学巨著的伤害。

“为有源头活水来,顺流千里百花荣。”这句话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刘心武讲解《红楼梦》的图书出版时,送给他诗里的一句话。青春版《红楼梦》或许有其过度商业化的问题,白先勇的“细说”也许有疏漏之处,但他们都是《红楼梦》活在当下的标志,还是应该乐观以待。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,《红楼梦》欲承王冠,必受其重,经得起赞美也应该受得了“戏说”。  
(牛春梅)